

“丈夫生而愿为之以有室，女子生而愿为之以有家；父母之心，人皆有之。不待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，钻穴隙相窥，逾墙相从，则父母国人皆贱之。”

——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

男孩子一生下来，便希望给他找妻室；女孩子一生下来，便希望给她找婆家。这种心思，做父母的都有。但是，不等父母开口，不经媒人介绍，青年男女自己就钻洞扒门互相偷看，爬过墙头私会，那么父母和社会上的人都会鄙视他们。

孟子这段话并非单独成章，而只是举例。原来，有一人问“古之君子仕乎”，孟子详细讲解了古代读书人做官的情况；那人又问，读书人着急做官，却又不轻易做官，是什么缘故。于是，孟子说了上引这段话，并总结说，古代读书人不是不想做官，但又厌恶不走正道；不经过正道找官做，就和男女钻洞扒门是一样的。

孟子做梦也想不到，自己话里的“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”影响有多么深，流传有多么远。时至两千多年之后的今天，此语仍然尽人皆知。

今人大多认为这句名言属于封建糟粕，而给予否定。之所以如此，乃因今天的思想观念、生活方式、婚姻制度等已与往昔大不相同。

可是，历史地看，“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”却曾经是时代的产物。不用说远古时期，就是到了商朝，统治集团以外的民间还没有稳固的婚姻。西周建国，制礼作乐，才有严格的婚姻礼仪，以保证家庭、家族、宗族的繁衍与稳固。后来，相关礼仪由上至下，由贵族到平民，逐渐普及。《诗经·齐风·南山》中，有“取妻如之何？必告父母”“取妻如之何？匪媒不得”的诗句，《卫风》《邶风》也有类似的歌咏。可见，男不亲求、女不亲许在西周时已成普遍的制度与风俗。所以说，“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”并不是孟子的发明。

大千世界，有绝对的道理，有相对的道理。“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”在以往三千年的中国，有其必然性，也有其从来就有的非理性。随历史演进，其非理性日渐突出，因而过时，因而淘汰。但是，即便是垃圾，也可以再利用。从“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”中，还是能够看到一些信息。

谁也不否认，父母及媒人生活阅历相对丰富，见多识广，能够给二十岁上下的青年人以生活指导。更何况，近几十年的中国家庭多是独生子女家庭，故青年男女嫁娶尤其不是他们个人的事情。即如人们常说，现代青年结婚是两个家庭的结合。青年人恋爱、结婚，双方父母的意见应该受到重视。

曾经听父亲说，我从未见过的祖父是无锡、江阴一带小有名气的养鸣虫、斗蟋蟀的行家。可能是因为遗传吧，从小就对昆虫感兴趣，也喜欢喂养蟋蟀、蝈蝈、黄蛉、金铃子等斗虫和鸣虫。

记得小学三年级刚开学时，我把装有金铃子的虫盒放进书包带到学校里。没想到姜老师上课文课时，金铃子突然叫了起来，任凭我怎么摇书包也停不下来，连姜老师也听见了，停下讲课问是什么声音，从哪里发出来的，吓得我满头大汗。还好当时的同桌晓露没有揭发我，才让我逃过一劫。否则，“金铃子事件”对我这个带“二道杠”的少先队中队长来说，可真是一个“严重错误”了。后来，晓露还送给过我一只装在火柴盒中的小金虫，说是小金虫不会叫，带到学校没有关系的。

春节前和太太到花鸟市场买水仙花，我对太太说起这件童年趣事。太太说，你这个人喜怒哀乐忧惊都藏不住的，姜老师肯定心里有数，只是没有点破你的“伎俩”罢了。姜老师叫姜敏，一位很爱学生的班主任，当时是我的好老师兼语文老师，今年应该有八十来岁了。那位同桌上学时就很会写文章，后来成了复旦大学的老师。

秋日，为聆听“秋声”，我在花鸟市场买了一只黄蛉、一只金铃子。此刻，这一由黄蛉和金铃子联手的“黄金组合”，正在我的书桌上欢唱呢。动听的“二重唱”，让我想起了当年的“金铃子事件”，想起了当年的老师和同学。

而今，这本特殊年代形成的特殊礼物，封面已破损，纸已全部发黄，但它会不断提醒我：当教育受到社会上乱七八糟价值取向冲击时，教师一定不能随波逐流，要千方百计对学生施以良好的做人的教育，教在今天，想到明天，为我们今日的健康成长、明日的长足发展打下扎实的基础。人生是单程票，没有回头路，要精心再精心。

彼此教学相长，已是缘分，其他皆是额外。甚或觉得，少有礼物反而彼此轻松。

十日谈 心中的礼物 责编：杨晓晖

蒸鱼肠是我们广东人的家常菜，我母亲做这个菜最拿手了。

一盆蒸鱼肠，主角当然是鱼肠，里面还有油条、鸡蛋、榄角等等，和我小时候在广州吃的蒸禾虫差不多。我非常爱吃这个菜。

记得几十年前，我家养了一只猫。我女儿的夫家在新镇江酒家隔壁。有一次她在新镇江酒家厨房讨来一副鱼肠，拿回家来要给猫吃。可是我母亲一见这副鱼肠马上眉飞色舞：“这么好的一副鱼肠怎么给猫吃，应该让我们人吃。”她马上就用这副鱼肠烧出美美一盆蒸鱼肠，让我大快朵颐。

我母亲已去世几十年，家中无人会做这个菜，也就是说，我几十年没吃到这菜了。上海的广帮菜餐厅也没有这个菜，看来只好到广州去吃，而我年老不出门，看来再吃不到这菜了。大家有机会去广州，不妨去吃吃这个地道的广东菜，我想大家一定会觉得别有风味。

缘分就是这么巧，这个本来在医院可能碰到的患者在机场让吴小华给碰上了。

“明天回去后，还有十台手术在等我哦。”告别了藏族母女，拿上了行李的吴小华说。他的言语里，丝毫听不出疲惫，只有从医的激情。

在日喀则时，有人告诉我，站在有着上亿年历史的山峦面前，觉得自己非常渺小，小如草尖上的露珠。然而，我却相信，小如露珠，也能折射太阳的光辉。

在藏语里，医生的发音是“安吉拉”，吴小华大概就是“安吉拉”——一位真正的白衣天使，一位能折射太阳光辉的白衣天使。



夜光杯

曾经听父亲说，我从未见过的祖父是无锡、江阴一带小有名气的养鸣虫、斗蟋蟀的行家。可能是因为遗传吧，从小就对昆虫感兴趣，也喜欢喂养蟋蟀、蝈蝈、黄蛉、金铃子等斗虫和鸣虫。

记得小学三年级刚开学时，我把装有金铃子的虫盒放进书包带到学校里。没想到姜老师上课文课时，金铃子突然叫了起来，任凭我怎么摇书包也停不下来，连姜老师也听见了，停下讲课问是什么声音，从哪里发出来的，吓得我满头大汗。还好当时的同桌晓露没有揭发我，才让我逃过一劫。否则，“金铃子事件”对我这个带“二道杠”的少先队中队长来说，可真是一个“严重错误”了。后来，晓露还送给过我一只装在火柴盒中的小金虫，说是小金虫不会叫，带到学校没有关系的。

春节前和太太到花鸟市场买水仙花，我对太太说起这件童年趣事。太太说，你这个人喜怒哀乐忧惊都藏不住的，姜老师肯定心里有数，只是没有点破你的“伎俩”罢了。姜老师叫姜敏，一位很爱学生的班主任，当时是我的好老师兼语文老师，今年应该有八十来岁了。那位同桌上学时就很会写文章，后来成了复旦大学的老师。

秋日，为聆听“秋声”，我在花鸟市场买了一只黄蛉、一只金铃子。此刻，这一由黄蛉和金铃子联手的“黄金组合”，正在我的书桌上欢唱呢。动听的“二重唱”，让我想起了当年的“金铃子事件”，想起了当年的老师和同学。

而今，这本特殊年代形成的特殊礼物，封面已破损，纸已全部发黄，但它会不断提醒我：当教育受到社会上乱七八糟价值取向冲击时，教师一定不能随波逐流，要千方百计对学生施以良好的做人的教育，教在今天，想到明天，为我们今日的健康成长、明日的长足发展打下扎实的基础。人生是单程票，没有回头路，要精心再精心。

彼此教学相长，已是缘分，其他皆是额外。甚或觉得，少有礼物反而彼此轻松。

十日谈 心中的礼物 责编：杨晓晖

蒸鱼肠

任溶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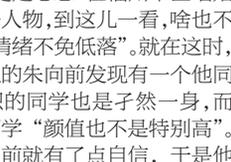
油条、鸡蛋、榄角等等，和我小时候在广州吃的蒸禾虫差不多。我非常爱吃这个菜。记得几十年前，我家养了一只猫。我女儿的夫家在新镇江酒家隔壁。有一次她在新镇江酒家厨房讨来一副鱼肠，拿回家来要给猫吃。可是我母亲一见这副鱼肠马上眉飞色舞：“这么好的一副鱼肠怎么给猫吃，应该让我们人吃。”她马上就用这副鱼肠烧出美美一盆蒸鱼肠，让我大快朵颐。

我母亲已去世几十年，家中无人会做这个菜，也就是说，我几十年没吃到这菜了。上海的广帮菜餐厅也没有这个菜，看来只好到广州去吃，而我年老不出门，看来再吃不到这菜了。大家有机会去广州，不妨去吃吃这个地道的广东菜，我想大家一定会觉得别有风味。

缘分就是这么巧，这个本来在医院可能碰到的患者在机场让吴小华给碰上了。“明天回去后，还有十台手术在等我哦。”告别了藏族母女，拿上了行李的吴小华说。他的言语里，丝毫听不出疲惫，只有从医的激情。

在日喀则时，有人告诉我，站在有着上亿年历史的山峦面前，觉得自己非常渺小，小如草尖上的露珠。然而，我却相信，小如露珠，也能折射太阳的光辉。

在藏语里，医生的发音是“安吉拉”，吴小华大概就是“安吉拉”——一位真正的白衣天使，一位能折射太阳光辉的白衣天使。



夜光杯

曾经听父亲说，我从未见过的祖父是无锡、江阴一带小有名气的养鸣虫、斗蟋蟀的行家。可能是因为遗传吧，从小就对昆虫感兴趣，也喜欢喂养蟋蟀、蝈蝈、黄蛉、金铃子等斗虫和鸣虫。

记得小学三年级刚开学时，我把装有金铃子的虫盒放进书包带到学校里。没想到姜老师上课文课时，金铃子突然叫了起来，任凭我怎么摇书包也停不下来，连姜老师也听见了，停下讲课问是什么声音，从哪里发出来的，吓得我满头大汗。还好当时的同桌晓露没有揭发我，才让我逃过一劫。否则，“金铃子事件”对我这个带“二道杠”的少先队中队长来说，可真是一个“严重错误”了。后来，晓露还送给过我一只装在火柴盒中的小金虫，说是小金虫不会叫，带到学校没有关系的。

春节前和太太到花鸟市场买水仙花，我对太太说起这件童年趣事。太太说，你这个人喜怒哀乐忧惊都藏不住的，姜老师肯定心里有数，只是没有点破你的“伎俩”罢了。姜老师叫姜敏，一位很爱学生的班主任，当时是我的好老师兼语文老师，今年应该有八十来岁了。那位同桌上学时就很会写文章，后来成了复旦大学的老师。

秋日，为聆听“秋声”，我在花鸟市场买了一只黄蛉、一只金铃子。此刻，这一由黄蛉和金铃子联手的“黄金组合”，正在我的书桌上欢唱呢。动听的“二重唱”，让我想起了当年的“金铃子事件”，想起了当年的老师和同学。

而今，这本特殊年代形成的特殊礼物，封面已破损，纸已全部发黄，但它会不断提醒我：当教育受到社会上乱七八糟价值取向冲击时，教师一定不能随波逐流，要千方百计对学生施以良好的做人的教育，教在今天，想到明天，为我们今日的健康成长、明日的长足发展打下扎实的基础。人生是单程票，没有回头路，要精心再精心。

彼此教学相长，已是缘分，其他皆是额外。甚或觉得，少有礼物反而彼此轻松。

十日谈 心中的礼物 责编：杨晓晖

女，应该是卵巢癌，需要手术。你帮我关心好。”连拨了三遍电话，华西医院肿瘤妇科主任王平终于联系上了。

挂了电话，吴小华立刻找了张纸，把医院名称、地址和找的人名写给母女俩，并细心关照：“明天八点你们到病房找王主任。我帮你们写了个条子，他会接待好你们的，有问题他会和我联系。”

捧着这封突如其来的“介绍信”，女儿眼里泛起了泪花。她提出要和小华拍个合照，吴小华还在推说不必不必，母女俩一左一右已经站好。

说起这份熟悉的病历，实际上也是吴小华自己找来的。

刚到日喀则的第二天，高原反应还比较严重，他就说要去找日喀则市人民医院的妇产科看看，我因为对当地的情况很感兴趣，所以也没在酒店休整，跟着去了。他告诉我，他带教过的交流医生的学生是这家医院的妇产科主任，所以来了这里，就想也去帮忙带教一

自卑。尤其是每天去食堂吃饭路上，看着同学们呼朋引类、称兄道弟、三五成群地前往，他因为谁也不认识而落单，更是心想“在福州军区咱姑且也算号人物，到这儿一看，啥也不是，一时情绪不免低落”。就在这时，内心着急的朱向前发现有一个他同样不认识的同学也是孑然一身，而且这位同学“颜值也不是特别高”。这下朱向前就有了点自信，于是他主动上前搭讪，问：贵同学叫什么名字？答曰：管谟业。又问：什么单位？答曰：总参。再问：写过什么没有？答曰：什么也没有写过。见朱向前不解，对方又补充道：总参没人，我是来顶替的。朱向前顿时下意识地脱口而出：不错不错，总算找着一个比我更差的。此时的朱向前就丝毫没有看到这个叫管谟业的同学有任何着急之态。几天后，全系开会，系主任徐怀中表示从宏观到微观讲了许多，他在讲到生源的问题时，举例说有一篇小说题目叫《民间音乐》，写得空灵飘渺、很有艺术至上的况味。并说当年全国小说评奖他没有遇见这篇小说，如果遇见，肯定投它一票。最后说，这篇小说作者署名莫言，他的真名叫管谟业。当时大家对管谟业还不熟悉，但朱向前却觉得“莫言挖个坑让我掉进去了，我还跟他同病相怜，其实他没病我有病”。朱向前说的“病”，就是着急之“疾”。

出现着急反应：脸露愤激，说真想给这个上海某中学毕业生“一记耳光！”当然，这只是“想”，不会真动手。唐德刚和巴金当年都是因林语堂、曹禹被他人人生出种种“误以为”而着急。

说起文人的诸般着急之态，故事可谓多矣。如有的作者为了出名，设法炒作自己、到处露脸，并把文图

着急之“疾”

陆其国

照等晒朋友圈炫耀，皆是一种着急之态的表露。然而殊不知世上最是文人“出名”着急不得，岂不知曹禹、林语堂的成名，皆有他们的一番砥砺过程。另外诸如“吟安一个字，拈断数茎须”、板凳坐得十年冷——皆是一种提醒和告诫。

写到这里，我不由想起军旅作家朱向前自述曾经经历的一件事。那是1984年，著名作家徐怀中表示从宏观到微观讲了许多，他在讲到生源的问题时，举例说有一篇小说题目叫《民间音乐》，写得空灵飘渺、很有艺术至上的况味。并说当年全国小说评奖他没有遇见这篇小说，如果遇见，肯定投它一票。最后说，这篇小说作者署名莫言，他的真名叫管谟业。当时大家对管谟业还不熟悉，但朱向前却觉得“莫言挖个坑让我掉进去了，我还跟他同病相怜，其实他没病我有病”。朱向前说的“病”，就是着急之“疾”。

岁月如梭，转眼间已经送走了四十二个春秋，每想到首届教师节所涌现的师生浓情厚谊的美丽风景，总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。且不说一届届学生以鸿雁飞来的贺卡表达对老师的节日祝福，让我陶醉于职业幸福之中，单是曹春同学上门送礼物的情景就经常萦绕脑际，令我惊喜，更令人不断自省，毋忘初心。

他是75届1班的班长，我教他们班语文，又担任他们班班主任。尽管他已工作十多年，但见到我，依然是学生模样，恭敬中还略带些腼腆。他对我说：“我来祝贺老师节日。我想了好久，我该送什么礼物给您，想来想去，把我心爱的读书笔记送给您留作纪念，它记录了我的进步，更记录了您批改它的心血，促使我不断进步。我谢谢您。”说着，就拿出了那本黑皮封面的学习笔记本。真没想到，太意外了，一是学生向老师送礼物，二是送这样特殊的礼物，我一再致谢意。与此同时，我们情不自禁地谈论起十年动乱时期“知识越多越

反动”、读书无用思潮泛滥的荒唐状况。为了让学生在学校打一点文化底子，将来有点生存的本领，我冒着可能再遭批斗的风险，和小干部一起抓纪律，抓学习，抓补课，班级总算有了点样子。小干部要多学一点，学得好一点。课外学习《实践论》等毛主席著作，还要写点读书笔记。对中学一二年级学生来说

己的学习与工作，具体分析问题，阐明道理，思想认识与文字表达均飞跃了一步。我们两人都很兴奋，这本笔记就成了师生交流思想，交换看法的载体。他的倾诉，我的评改，见证了那个年代一名学生的难能可贵的成长，也成了日后他有支灵动的笔、工作不断创造业绩的基石。

而今，这本特殊年代形成的特殊礼物，封面已破损，纸已全部发黄，但它会不断提醒我：当教育受到社会上乱七八糟价值取向冲击时，教师一定不能随波逐流，要千方百计对学生施以良好的做人的教育，教在今天，想到明天，为我们今日的健康成长、明日的长足发展打下扎实的基础。人生是单程票，没有回头路，要精心再精心。

彼此教学相长，已是缘分，其他皆是额外。甚或觉得，少有礼物反而彼此轻松。

十日谈 心中的礼物 责编：杨晓晖

出了所有材料。读着病历，吴小华连连说：“你母亲的情况我了解，我看过她的检查报告。”

母女俩更加错愕了，怎么可能？“我前两天去日喀则市人民医院妇产科带教查房，医生把情况给我看过。”吴小华解释道。

遇见安吉拉

陆柳

“那我妈妈的病怎么办？日喀则的医院说治不了。”女儿焦急地询问。

“需要手术，去上海太远，你们去华西医院找一位王主任。我立刻打电话。”吴小华拿起了手机。

除了错愕，还是错愕。对于刚刚从日喀则来成都求医的母女俩，吴小华的这通电话又是她们没有想到的。幸福来得太快，虽然病痛还在，但吴小华伸出的援手无疑是一颗能起到暂时宽慰作用的“止痛药”。

“王主任，我帮你找了一位病人，一位藏族妇



夜光杯

生活中谁都避免不了会遇上着急事，以及有按捺不住着急的时候，只是不同的人会出现不同反应，体现在文人身上，有时似乎更为有趣。如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在其译注《胡适口述自传》一书译后感中，就讲述了这样一件事：1970年冬天，他在由美赴台访问期间，收到了林语堂先生的赴宴邀请。到了那天，唐德刚于约定时间来到一家大酒店。进门后，他向一位“衣冠楚楚的总招待”（唐德刚语）打听，“林语堂先生请客的桌子在哪里？”结果对方不仅没给他好脸色，还不耐烦地瞪眼反问，“林语堂是哪家公司的人？”唐德刚这下就着急了，他着急的反应就是“失笑”，且无语。但心里却不由在想：“工商业社会的变动多大啊！”解

读唐德刚这句话后面的潜台词，不外含有其内心为优秀传统文化或至少是大众文化，被商业社会的功利所淹没的着急。

无独有偶，年初读到王尧《“寒夜”里的“清油灯”》，文中也写到，巴金早在1935年5月《雷雨》在东京一文中就提到，当年有上海某中学毕业生说从没听说过曹禹这个名字，并猜测，“也许他是一个演文明戏的戏子罢！”听到这话，巴金立马

出现着急反应：脸露愤激，说真想给这个上海某中学毕业生“一记耳光！”当然，这只是“想”，不会真动手。唐德刚和巴金当年都是因林语堂、曹禹被他人人生出种种“误以为”而着急。

说起文人的诸般着急之态，故事可谓多矣。如有的作者为了出名，设法炒作自己、到处露脸，并把文图

照等晒朋友圈炫耀，皆是一种着急之态的表露。然而殊不知世上最是文人“出名”着急不得，岂不知曹禹、林语堂的成名，皆有他们的一番砥砺过程。另外诸如“吟安一个字，拈断数茎须”、板凳坐得十年冷——皆是一种提醒和告诫。

写到这里，我不由想起军旅作家朱向前自述曾经经历的一件事。那是1984年，著名作家徐怀中表示从宏观到微观讲了许多，他在讲到生源的问题时，举例说有一篇小说题目叫《民间音乐》，写得空灵飘渺、很有艺术至上的况味。并说当年全国小说评奖他没有遇见这篇小说，如果遇见，肯定投它一票。最后说，这篇小说作者署名莫言，他的真名叫管谟业。当时大家对管谟业还不熟悉，但朱向前却觉得“莫言挖个坑让我掉进去了，我还跟他同病相怜，其实他没病我有病”。朱向前说的“病”，就是着急之“疾”。

出现着急反应：脸露愤激，说真想给这个上海某中学毕业生“一记耳光！”当然，这只是“想”，不会真动手。唐德刚和巴金当年都是因林语堂、曹禹被他人人生出种种“误以为”而着急。

说起文人的诸般着急之态，故事可谓多矣。如有的作者为了出名，设法炒作自己、到处露脸，并把文图

照等晒朋友圈炫耀，皆是一种着急之态的表露。然而殊不知世上最是文人“出名”着急不得，岂不知曹禹、林语堂的成名，皆有他们的一番砥砺过程。另外诸如“吟安一个字，拈断数茎须”、板凳坐得十年冷——皆是一种提醒和告诫。

写到这里，我不由想起军旅作家朱向前自述曾经经历的一件事。那是1984年，著名作家徐怀中表示从宏观到微观讲了许多，他在讲到生源的问题时，举例说有一篇小说题目叫《民间音乐》，写得空灵飘渺、很有艺术至上的况味。并说当年全国小说评奖他没有遇见这篇小说，如果遇见，肯定投它一票。最后说，这篇小说作者署名莫言，他的真名叫管谟业。当时大家对管谟业还不熟悉，但朱向前却觉得“莫言挖个坑让我掉进去了，我还跟他同病相怜，其实他没病我有病”。朱向前说的“病”，就是着急之“疾”。

成都双流机场2号航站楼行李提取大厅，刚参加完日喀则市医学高峰论坛的几位肿瘤医院医生，正在等候转机的行李。我因参与报道论坛活动，因此和他们同行。

病理学专家王坚指着不远处的一对藏族母女对我说，你在飞机上不是咨询我一个肿瘤问题吗？你咨询完，坐在后排的这个女儿也来咨询我了。他一脸遗憾，“她妈妈估计是生了卵巢癌。”

同行的吴小华医生是肿瘤妇科专家，他马上表示要去给她们看一下，说完就走向那对母女。

“你们好！刚才你们咨询卵巢癌吗？要不要把检查报告和片子也拿给我看看？我是上海来的医生，刚刚你们咨询的王医生的同事。”

母女俩明显有些错愕，她们确实没有想到，眼前这位高高瘦瘦、文质彬彬的同机乘客，是一位治疗妇科肿瘤的大专家。这是她们今天遇到的第二个上海医生了，而且还是一位主动送医上门的医生。女儿赶紧从包里掏

出了所有材料。读着病历，吴小华连连说：“你母亲的情况我了解，我看过她的检查报告。”

母女俩更加错愕了，怎么可能？“我前两天去日喀则市人民医院妇产科带教查房，医生把情况给我看过。”吴小华解释道。

除了错愕，还是错愕。对于刚刚从日喀则来成都求医的母女俩，吴小华的这通电话又是她们没有想到的。幸福来得太快，虽然病痛还在，但吴小华伸出的援手无疑是一颗能起到暂时宽慰作用的“止痛药”。

“王主任，我帮你找了一位病人，一位藏族妇

生活中谁都避免不了会遇上着急事，以及有按捺不住着急的时候，只是不同的人会出现不同反应，体现在文人身上，有时似乎更为有趣。如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在其译注《胡适口述自传》一书译后感中，就讲述了这样一件事：1970年冬天，他在由美赴台访问期间，收到了林语堂先生的赴宴邀请。到了那天，唐德刚于约定时间来到一家大酒店。进门后，他向一位“衣冠楚楚的总招待”（唐德刚语）打听，“林语堂先生请客的桌子在哪里？”结果对方不仅没给他好脸色，还不耐烦地瞪眼反问，“林语堂是哪家公司的人？”唐德刚这下就着急了，他着急的反应就是“失笑”，且无语。但心里却不由在想：“工商业社会的变动多大啊！”解

读唐德刚这句话后面的潜台词，不外含有其内心为优秀传统文化或至少是大众文化，被商业社会的功利所淹没的着急。

无独有偶，年初读到王尧《“寒夜”里的“清油灯”》，文中也写到，巴金早在1935年5月《雷雨》在东京一文中就提到，当年有上海某中学毕业生说从没听说过曹禹这个名字，并猜测，“也许他是一个演文明戏的戏子罢！”听到这话，巴金立马

出现着急反应：脸露愤激，说真想给这个上海某中学毕业生“一记耳光！”当然，这只是“想”，不会真动手。唐德刚和巴金当年都是因林语堂、曹禹被他人人生出种种“误以为”而着急。

说起文人的诸般着急之态，故事可谓多矣。如有的作者为了出名，设法炒作自己、到处露脸，并把文图

照等晒朋友圈炫耀，皆是一种着急之态的表露。然而殊不知世上最是文人“出名”着急不得，岂不知曹禹、林语堂的成名，皆有他们的一番砥砺过程。另外诸如“吟安一个字，拈断数茎须”、板凳坐得十年冷——皆是一种提醒和告诫。

写到这里，我不由想起军旅作家朱向前自述曾经经历的一件事。那是1984年，著名作家徐怀中表示从宏观到微观讲了许多，他在讲到生源的问题时，举例说有一篇小说题目叫《民间音乐》，写得空灵飘渺、很有艺术至上的况味。并说当年全国小说评奖他没有遇见这篇小说，如果遇见，肯定投它一票。最后说，这篇小说作者署名莫言，他的真名叫管谟业。当时大家对管谟业还不熟悉，但朱向前却觉得“莫言挖个坑让我掉进去了，我还跟他同病相怜，其实他没病我有病”。朱向前说的“病”，就是着急之“疾”。

白色与银色的和谐(色粉画) 吴正恭

